

《圣经》中“上帝”的强权暴政

李秋芬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基督教是一个杰出的教派,《圣经》是西方文化的根源。但《圣经》中有关强权暴政的记载却令人费解,正如一位曾经居住过中国多年的传教士所说:“这是上帝天命使然。中国人不知基督教世界的纷乱,他们如果知晓,一定会鄙视我们。”

关键词:上帝;嫉妒;暴政;排外

中图分类号: I106.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916(2007)01-0107-03

Discussion about the tyranny of god in Bible

LI Qiu-fe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Management,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 Christianity is a very primary church, Bible is the roo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However, it is a puzzle about the tyranny of god in Bible, just like a boanerges who dwelt in china for many years said: this is God's fatality, Chinese don't understand Christianity international disorder. They should inspect us if they knew.

Key words: God; envy; tyranny; exclusivity

大凡读过《圣经》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令我们深恶痛绝的一个词——强权。“对于强权的反抗,不但是禁止的,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上帝包围了我们,浸透了我们,指挥着我们的一切运动、思想和作为”。总之,《圣经》中的上帝可谓万能之人。

1 从人类“原罪”看上帝的嫉妒

《圣经》作为人类智慧和幻想的最古老的表白之一,是一本很有趣味和一定影响的书籍,但它多以天真的原始罪恶的神话来表述。上帝在富饶美丽的伊甸东部种植了一个乐园,叫作伊甸园。伊甸园是一个美丽的乐园:一条清澈的河流像玉带荡漾在园里,著名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都是它的支流,河两旁绿茵如盖、花团锦簇、瓜果飘香。上帝把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耕种土地,看守乐园。亚当和夏娃都是人类的始祖,在伊甸园里幸福地生活着。他们纯真无邪,赤身裸体也不觉得羞耻。他们无忧无虑,一起灌溉土地,修剪果木,嬉戏玩乐。饿了,园里有数不尽的美味供他们品尝,渴了,就喝甘甜清冽的河水^[1]。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此时

正过着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的生活,他们只能算是自然状态下的人。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恻隐之心、善恶之心,具有先天的道德意识,是因为后天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熏染才使人和动物区分开来,这就是中国古代人学思想中“人贵于物”的、肯定人具有高于一般动物价值的观念。很显然,上帝给了亚当和夏娃肉体,却没有给他们灵魂。因此,他们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当他们经历了向真正的人过渡的必然过程——偷食禁果以获得善恶、羞耻之心时,却因此触怒了上帝,降下罪恶,埋下了人类永恒的祸端和罪孽的根源。所以,当亚当和夏娃真正成为人类始祖时,他们就是有罪的。由于人类始祖犯罪,所以人一生下来便有罪,基督教称此为“原罪”。原罪构成基督教一切教义的基础,是基督教会存在的根本前提。人只有求助于教会,用忏悔、祈祷来求得上帝的恩泽,从罪恶中解救出来,死后才能进入天堂。罪感与悔改是《圣经》的永恒主题。基督教相信必须依赖圣子耶稣的拯救,人类才可以“不致灭亡,反得永生”。

收稿日期:2007-01-01

作者简介:李秋芬(1980-),女,安徽淮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近代西方哲学。

被人敬为绝对完美的神的上帝,其人格并不那么完善。首先,上帝千方百计阻止亚当和夏娃去碰禁果,不是怕他们失去无忧无虑的生活,而是怕人类从此拥有了和上帝一样的智慧。上帝为了满足他那种莫名其妙的奇思怪想才创造了亚当和夏娃。毫无疑问,上帝是想消磨在永恒的自我孤寂中他觉得厌倦的时间,或者他想有几个新的奴隶。他设想把整个地球,连同它的一切果物和动物都由他处置,也希望亚当和夏娃在他面前永远都是无知的动物。在这里上帝不仅惩罚了我们的祖先,而且还要诅咒那些对远祖所犯的罪毫无所知的子子孙孙,这不仅是一位自私的上帝,更是一位复仇和愤怒的上帝。

耶稣是人类所崇拜的一切善神之中最会嫉妒、最无用、最凶恶、最不公平、最嗜血、最暴虐,且对人类尊严和自由最有敌意的神灵。对此,我们从巴比伦塔中可见一斑。诺亚的子孙分布在全国各地,本来他们使用的语言都是一样的,即使相隔遥远,交流起来也没有障碍。后来,他们开始齐心协力地建造城市的象征——巴比伦塔,并使之巍峨地直上云霄。这件事惊动了上帝,他看到直插云端的高塔以后,不安之心油然而生。照这样下去,天地间就没有什么事情能难倒人类了,也就意味着他将失去人类的敬仰。所以,上帝对人类的力量由惊异变成了害怕,于是,他赶紧施展神威,让建塔的人们语言变得互不相通。人们再也不能自由地沟通意见、交流思想了。这样,人类之间就变得不再信任、难以协调,不能齐心协力地配合工作。顷刻间,高塔变成了一片废墟。人类从此再也没有大同世界了。由此可见,上帝的嫉妒之心一点也不亚于凡人。上帝使人类变得愚昧无知,破坏了他们的理性——人类解放的主要工具。而把他们变得低能,那正是他们做奴隶的关键所在。

上帝是什么,真实的世界和人又是什么。对此,上帝的回答是:上帝是真理、正义、善良、美、权利以及生命;人是虚假、罪孽、邪恶、丑恶、无能以及死亡;上帝是主人,人是奴隶。人自己不能找到正义、真理以及永恒的生命,只能靠神的天启才能找到。假如有上帝存在的话,那么人就应是奴隶。

2 从人类的毁灭中看上帝的暴虐

由于人类始祖违背了上帝意愿,偷吃了禁果,背负上永恒的原罪,所以,他们的内心被贪婪、自私、嫉妒、仇恨等种种邪念所占据,渐渐地无视上帝的训诫,失去了对造物主的敬仰,整日里互相残杀,使得人世间充满了无耻的堕落和罪恶。这一切让上帝非常后悔,于是他决定开始他的第一次“暴政”——亲手毁灭掉这个罪恶的人间,重新建造一个新的世界。上帝只留下了笃信上帝的诺亚一家和各种飞禽走兽和昆

虫中的一公一母。在诺亚六百岁生日那天,上帝开始对人类实施了第一次暴政。天空像裂开一样,滂沱的暴雨倾泻而下,一直持续了四十个昼夜;江、河、湖、海堤岸全部决口,连天的洪水冲垮了房屋,冲走了树木,淹没了最高的山峰;大地上的人类连同其它生物顷刻间被滔滔的水流吞噬。

上帝的第二次“暴政”是对罪恶之城——所多玛的毁灭。亚伯拉罕为了挽救那些无辜者的生命,鼓起勇气对上帝说:“您还要像大洪水时那样,不分善恶,把人们一齐消灭吗?如果所多玛城里有五十个为善的义人,您也要把全城毁灭吗?您这样做是不是惩罚过重,有失公道了呀?”上帝虽然认可了亚伯拉罕的劝说,但除了让笃信上帝的罗得一家逃生之外,上帝还是向这两个罪恶之城降下了灾难。他从天空喷下硫磺和火,铺天盖地地吞噬了所多玛和蛾摩拉。瞬间,火光冲天,烈焰飞腾,城中所有居民无一幸免。

一切宗教都是残酷的,一切宗教又都是建立在鲜血之上的。这是因为,在原则上它们都是建立在牺牲的理念之上的,是建立在人性永久殉祭于神的贪婪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血腥的神秘里,人总是牺牲者。例如,在雅各的儿子血洗示剑,杀死了示剑所有男人(当然也包括示剑王和他的儿子),并把整个城市洗劫一空,掠夺了所有财物、妇女和儿童时,对他们的这种血腥和残暴,上帝非但没有惩罚,反而祝福雅各说:“你的后裔必定多如繁星,许多民族和君主由你而生。我把这块土地赐给你,也赐给你后裔。”由此可见,上帝是鼓励残暴、仇恨和战争的。正如《马太福音》中耶稣所说:“你们不要想我是来叫地上太平,我并不是来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儿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上帝本是古西伯来人,也就是以色列人的神,上帝的暴政在对埃及人所降下的十大灾难以及对信仰上帝不够坚定的以色列人的屠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以色列人在埃及遭受奴役,上帝为了拯救以色列人,对埃及先后降下了十次灾难。最后一次,上帝耶和華还亲自降临人间,亲手杀死了埃及每一家的长子,甚至连牲畜的第一胎都不放过。从法老、贵族到平民、囚徒,每个埃及家庭都有人死去,哭声传遍了整个国家。上帝就是这样利用绝对的神力管理着他的子民,一次次地施行“暴政”。

3 从人类的信仰中看上帝的排外

耶和華的嫉妒和排外主义,可谓残酷和凶猛。他的第一诫便是:我是主,你们的上帝,在我之前你们不能有别的神。对人类信仰的不坚定,他采取的措施是残忍的惩罚甚至灭绝。唯一 (下转第111页)

菌 Ah26 的 w 菌毛编码基因 (fxp) 为探针对 66 株嗜水气单胞菌和 12 株非相关菌株进行 DNA-DNA 杂交, 结果发现 Ah26 的 fxp 与其他菌株的 fxp 不存在相同的杂交序列; Chopra 的研究显示: 电镜下观察, 嗜水气单胞菌强毒力株和弱毒力株的菌毛没有什么差别, 但强毒株菌毛的抗血清只和高毒力的菌株产生凝集反应, 而与弱毒力株则没有凝集反应。多数菌株血清谱显示有所不同但均有 2 种血凝图式: 人、鸡、麻雀的红细胞凝集快并呈大片絮状, 而其它动物的红细胞凝集慢, 且呈颗粒状。可见, 菌毛对动物的影响是吸附于动物细胞受体, 使菌体便于定植, 同时引起红细胞凝集, 造成机体缺血, 组织缺氧。

3.3.2 S 蛋白 S 蛋白呈单一多肽, 其生物学活性显示, S 蛋白对细胞有轻微的细胞毒性, 但无溶血性。又有研究表明, 在嗜水气单胞菌的表层结构中, 只有 S 层行使非菌毛粘附素的功能, 且与致病性有关; 而嗜水气单胞菌 W-1 株无 S 层, 无菌毛但能产生 HEC 毒素却无致病力, 证实 S 蛋白与致病力有关; S 蛋白作为嗜水气单胞菌的主要表面抗原在感染与免疫中起重要作用, 但对此深入研究还比较缺乏。

总之, 细菌的初步感染首先需要细菌表面粘附因子的粘附作用; 其次是胞外酶致病作用, 此外还有毒力因子作为细菌毒素的激活剂。动物感染之后首先

是浸染肝脏细胞, 其次是呼吸器官鳃, 同时, 致病动物的肠道上皮细胞受损。由此可以看出: 嗜水气单胞菌各种致病因子对水产动物肝脏、消化系统, 呼吸系统的破坏是致病引起死亡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 [1] Chopra A K, C W Houston, J W Peterson, et al. Cloning, expression, and sequence analysis of a cytolytic enterotoxin gene from aeromonas hydrophila[J]. Can J Microbiol, 1993(39): 513-523.
- [2] Buckley J T, Howard G P. The cytotoxic enterotoxin of Aeromonas hydrophila 15 aerolysin[J]. Infect Immun, 1999, 67(1): 466-467.
- [3] Cascon W. Partial characterization of aerolysin, a lytic exotoxin from Aeromonas hydrophila[J]. Infect Immun, 1974, 9(3): 1016-1021.
- [4] 李焕荣, 陈怀青, 陆承平. 嗜水气单胞菌胞外蛋白酶 ECPase54 的纯化及特性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1996, 19(3): 88-94.
- [5] 储卫华, 陆承平. 嗜水气单胞菌的蛋白酶对鲫鱼的致病性研究[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2000, 23(2): 80-84.
- [6] 储卫华, 陆承平. 筛选用转座子 Tng16 诱变的具有免疫原性的嗜水气单胞菌蛋白酶缺失株[J]. 水产学报, 2001, 25(3): 244.
- [7] Lu Q, Ren R W, Wang W D, et al. Detection of the aerolysin gene in Aeromonas hydrophila by th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Veterinary Science, 2001, 21(4): 347-349.
- [8] 汤显春. 沼泽绿牛蛙致病细菌的研究[J]. 水利渔业, 2000, 20(1): 27-28. (编辑: 夏新奎)

(上接第 108 页)

而至尊的上帝祭坛在异教无数废墟上建立之前, 首先被破坏的是组成异教世界或是古代世界的各种民族的自治权。在以色列人逃难的途中, 对那些信仰不坚定或放弃对上帝信仰的人, 上帝的反应总是惊怒交加, 大发雷霆, 通过施放毒鸟、毒蛇、瘟疫以及直接屠杀等方式将这些“背叛者”统统灭绝。

耶稣说: “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作我的门徒; 爱儿女过于爱我的, 不配作我的门徒。”

耶稣所认可的亲人, 第一不必是家人, 第二必须是教徒。在耶稣看来, 珍惜亲情不及敬畏上帝重要。例如, 上帝为了考验亚伯拉罕对自己信仰的忠诚程度, 竟然要求他用自己的儿子祭祀。儿子以撒问祭祀的羊羔在哪里, 亚伯拉罕骗他说上帝必定会自己预备。但这个做父亲的随后还是为了自己的信仰竟把自己的儿子捆绑起来, 要残忍地拿刀杀死。尽管后来上帝遣使制止了他, 但我们不难想象当儿子发现真相时会感到怎样的震惊与绝望。而上帝不惜代价考验信徒的忠诚, 客观上肯定、鼓励了杀害亲子的冷血行为。对欺父谋利的行为, 他不但不批评, 反而予以肯定。儿子雅各利用父亲眼睛出毛病, 冒充哥哥, 把本应落在哥哥以扫身上的祝福, 攫为己有。对这样的行

为, 上帝并未惩罚雅各, 相反, 却偏爱雅各, 要把雅各所躺卧之地赐给雅各和雅各的后裔。这说明, 上帝扼杀了人类正义的情感, 总是偏袒于那些得胜的恶汉。

《圣经》在西方文明中, 道德教化的作用很大, 西方人认为上帝是至上而神圣的, 上帝的价值是第一位的, 而父母的价值则是第二位的。爱上帝要胜过爱父母和家人, 西方人一生要对上帝负责。美国人阿瑟·亨德森·史密斯说: “信仰基督教的西方各国的家庭关系正在趋向于淡化。所以, 中国的孝, 更应该引起我们西方人的注意。尊敬长者, 是良好的社会风气, 而我们西方人一般没有受到他的感化。在西方, 孩子都自己奔赴能够培养自己的环境中去, 完全由他们自我选择, 孩子完全不必牵挂父母, 父母也不必特别牵挂孩子, 这样的社会习惯对中国人来说是很违背常识的。”^[2] 史密斯先生也说, 西方文化中的确没有“孝”, 甚至有与孝相反的东西。

参考文献:

- [1] [法] 让·米歇尔著, 韩凌译. 圣经故事[M]. 北京: 京华出版社, 2003.
- [2] [美] 阿瑟·亨德森·史密斯. 中国人的性格[M]. 延边: 延边大学出版社 1991. (编辑: 兰和群)